

果子秋 著

梦开了花

Breams Blossomed

生活中的沉重和困惑促成了我的长大，我并不拒绝那些沉重和困惑，也不拒绝这样的成长，我相信那样的成长可以将我的人生沉淀得更为丰厚。尽管如此，蓦然回首之时，我总免不了窃喜：在自己的记忆里面，曾经留下过那么一片纯净的快乐，留下过那么一笔可以让我富裕一辈子的财产！

中国文联出版社



梦开了花

果子秋◎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开了花/果子秋 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5

(玉蝉花丛书)

ISBN 978-7-104-02761-4

I.梦… II.果…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173 号

梦开了花 果子秋 著

责任编辑:刘建芳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300 印张

字 数:5000 千

版 次:2008 年 5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761-4

本册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春花吐艳
秋果飘香

贺果丰秋丛梦开了花出版沈涌题
二〇〇八年五月 顺德

沈涌：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自序

二零零七年一月份完成《三个女人的城市》初稿，之后为了它的出版迷茫焦灼过好几个月，直至将书稿交给黄礼孩先生，心里才稍微安定，之后才重新沉静下来开始写另外的一些东西。由零七年中至零八年初，潜藏在脑里的很多记忆好像突然间苏醒过来，加上那段时间内心常给某些东西触动着，怀想加上触动让我那段时期的创作源泉变得异常丰盈，业余的时间我几乎全用在了写作上。这段时间的写作较为随意，很多都是由内心自发而出的，基本上不存在写《三个女人的城市》时的构筑酝酿之苦，相对来说，这段时期的写作要令人愉悦得多，哪怕所写的是一段痛楚的情感。零八年的寒假在老家度过，异常的寒冻天气冷凝了我所有热情，甚至萧条了我的思想，结果我无所事事地荒废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些空耗的日子让我感到空空落落的，找不着心安的慰藉。尽管《三个女人的城市》是零七年十一月才正式出版的，但我一直将它当成是零六年的果实，在虚度假期之时，我一边惶恐，一边寻思：总该用点东西来显示自己零七年没白过吧。由此便想到了将前些时段写的文章整理成集，于是就有了《梦开了花》。

《梦开了花》后面附有三篇与《三个女人的城市》相关的文章，以补充交代一些事因，也想借此弥补《三个女人城市》缺

少前序后记的遗憾。除此之外，本书其实就是小说、散文、诗歌、从教心得的合集，虽然内容有分类，但内在的主题其实是相通的，几乎都跟梦想和情感（爱情，亲情，友情，师生情……）有关，只是在表达这些主题时，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有的仅仅为了抒写某种情怀，而有的却突现了自身的哲理感悟。在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零七是我尝试写诗歌的第一年，一些知情的大学同窗对我也写诗感到很意外。这些诗歌同样是随情率意而发的，不存在技巧的讲究和锤炼等问题，尽管幼稚，但怎样也算是自己走过的一串足迹，所以，我也将它们收编在本书中了。

说来惭愧，我的阅读面其实很狭隘，而且，没试过有意识地去进行系统性的阅读，所以，如果提起名家名作的技巧风格，我是不会有任何独到见解的，最多也只能说个大概印象。我多数采取一种随意的阅读态度，不会刻意去记忆或模仿一些东西。这种随意的态度也渗入到我的写作中，写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大多不会装着技巧两个字，如果要从技巧这方面来评析，这些小文在大师眼中或许会稚嫩得很罢？有好些人说起我的文章时几乎都会提到文笔表达优美抒情这点，这或许就是我现在较为突出的写作风格了。在这方面我承认自己甚至有惟美的倾向，我会尽量用优美的语言去描绘或叙述一些美的东西，我总是抱着这种观点：哪怕是痛楚的苦难，我也要给它们披上华丽的舞衣，让它们在笔下旋转出让人赏心悦目的舞步。

想到这书出来时若空白着序文，肯定又有好心人会说这不像一本正式的书了，为了让此书更像书一点，不至于像第一本那样给人怪怪的感觉，我就自写了本篇序。

二零零八年五月·顺德

目 录

自序	001
小说	
十九叔的船	003
翠姐儿的藤	014
成长如歌	027
我是座冰封千年的雪峰	051
幸福谷	060
金姝婆婆	065
谁爱上了梦	070
流泪的刽子手	077
祭品	082
散文随笔	
记忆，在心灵深处独自快乐着	095
我的初中	100
百年老屋	105
父亲的屋子，父亲的梦	112
漂着，真好！	117

目 录

想起了苏老	119
托起心底的红太阳	121
心里最温柔的那个角落留给你	124
作一首挽歌，随风送唱	127
陪贾府“赏月”	131
有一个词人，永远年轻	134
想飞的人儿别折了你的翅	139
解放思想有多重要	142
飞翔在普通日子里	145

从 教 偶 得

观音菩萨和教师威信	151
寄语三（6）班	155
难忘星爷	157
老师，别走！	161
黄俊，再见了！	163
小故事，大教育	166
教师不要做蜡烛	169

目 录

诗 歌	别让思恋爆成春天的嫩芽	173
	告诉我	175
	我的四十三个儿女	177
	2007是条石子路	179
	零度边沿的冬季	181
	不负责的大雁	182
	冬夜七点的旅途	183
	二十一世纪的怀念	185
	广州巴士上的一瞥	187
	恍惚了一个瞬间	188
	祭人鱼公主	190
	渴望那样的日子	193
	南方的天空下起了雪	195
	秋之心语	197
	捎信的鸽子	199
	我们的 501	201
	我，无家可归	205
	我由那僻远的乡村走来	206
	我只做天边的那朵云	208
	我住在一所孤单的小屋	210

目 录

今夜，我等待窗白	212
写给七月	213
幸福是什么	215
雨夜剪影	217
指尖上的游戏	218
致望夫石	219
一只猫	221

关于 三个女人的城市

生命的缔造	227
是什么浇开了美丽的鲜花	231
王小介缘何竟不辞而别	234

后 记

后 记	238
-----------	-----

梦开了花
Breems Blossomed



小说

十九叔的船

—

十九叔自从七岁那年跟随爷爷顺着小河漂流过一回后，那艘船，在他心里便开始留下个朦朦胧胧的影子。

那是个湿湿漉漉的早晨，满世界的草尖还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揉着迷糊睡眼的十九叔就是在这样的早上，跟随爷爷来到河边。河边，正停靠着一艘小船。小船，会将他们带到所要去的地方。

他们要去的地方据说很远，要走上十天半月的航程。很多年前，十九叔的一个大伯就是沿着这条河，去了那个地方，从此没再回到故乡。

爷爷在这一年春天忽然收到那个大伯的来信，才知道这么多年来儿子一直存活在小河下游的一个地方。从得知这消息的那一刻起，他开始着手打造一艘小船，秋天来临的时候，小船造好了，他就携上七岁的十九叔，要去认回失踪多年的儿子。

当十九叔噔的一声跳上去的时候，小船摇晃了好一阵，连同一起摇晃的还有清清的河水和几缕刚刚冒出尖儿的阳光，这几缕才冒出尖儿的阳光柔柔弱弱的，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驱散那弥漫河面的整片整片雾气。十九叔坐了船尾，伴着坐在船头的

爷爷，在洁白的雾气中穿行。雾气很快粘湿了十九叔额上的发绺和胸前的衣襟，他摊开了小小的手掌，所接触到的都是雾气的冰凉。

当岸边的翠竹轻轻拂开缭绕在身旁的最后几缕雾气，太阳瞬间之内变得亮亮堂堂。十九叔发绺和衣襟上的湿气很快就消失了，而他手掌上的那份冰凉也渐渐地变得温热。爷爷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十九叔：这好天气，大概会伴随我们去到大伯的家门口呢。

十九叔也学着爷爷的样子，看看那飘着几朵白云的天空，但七岁的他却只看出了这一刻的晴朗。他不明白爷爷为什么总能从这片天空里比他看到更多的东西，正如他不明白大伯为什么会顺着河水漂流，将另外一个地方当成是自己家乡。

二

太阳走到头顶的时候，爷爷从袋子里拿出两个煮熟的鸡蛋，一个递给十九叔，另一个就着船沿磕破了，剥了壳儿，张嘴两口就将嫩白的蛋肉儿吞下了肚。

没咬碎你就将鸡蛋吃下肚了么？仍在慢吞吞地剥着壳的十九叔问。

你怎么知道我没嚼碎就吞下去了？

我看到圆圆的鸡蛋滑过你喉咙的时候滚动了几下。

哎呀呀，你这孩子，说你平日做事总慢悠悠的，没想到你看事还真仔细。

十九叔笑了，连那笑容都是先由嘴角而起，再慢慢地在脸上点染开的，就像墨水滴落在宣纸再慢慢扩散开来的情形。

听说去大伯那里很远，这些天，我们只吃鸡蛋吗？

傻孩子，河的沿岸总会有集市，有人家呀。

那晚上呢，晚上我们住哪儿？

就睡在船上啊。

下雨了呢？

下雨的话，我们找个人家寄寄宿，找不着人家，就在岸边搭个帐篷。

或许会有蛇呢，我们能不能将帐篷搭在河中央的大石上？

你见过河中央有这样的一块大石吗？

见过。

哦？在什么地方？

在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里，就是白雪公主和她的哥哥们横渡大海时夜晚站立的那块大石。

嘿嘿，你还记得那块大石，好吧，如果遇上有这样的大石，我们就将帐篷搭在上面。

直至到达大伯的家门口，十九叔都没遇上自己所神往的那块大石。

三

到达的那天，船转过一道山弯，然后就依稀看见了高楼的影子正在遥远的岸边闪现。

十九叔看到了爷爷那七十多岁的激动，这七十多岁的激动促使他将船桨摇动得前所未有的快速。伴随着船桨声的是他那发颤的声音：是了，就在这里了，这里会有一幢爬满长青藤的屋子，那就是你大伯的屋子。

你怎会知道大伯的屋子就在这里？

因为前方的风捎带来了你大伯那熟悉的气味。

十九叔扇动鼻翼，却只闻到了一些陌生而繁华的气息。

七岁的他还没见过大伯，在这风中他没有闻到任何熟悉的气味。他甚至怀疑爷爷所说的熟悉气味是否因为他这几天感染风寒从而产生了错觉。但他很快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看到了一座矗立在河边的小屋，小屋上真的长满了长青藤，就像家里爷爷极其爱护的那棵长青藤一样翠绿异常，一样攀爬满了屋子的所有外墙。因了这些长青藤的熟悉气味，十九叔跟爷爷一样认定了这所小屋就是大伯的家园。

十九叔见到的大伯居然是个比爷爷还苍老的老头儿，只是他的苍老显示出另外一种难以言说的敏锐和丰富，仿佛这些年的流浪和闯荡仅仅是催变了他的外形，却让他的内在更加沉淀和富有。

如果不是因为这脚，我会将家安得更远，大伯说。

大伯的脚在一次严重的骨折之后，再也没能恢复正常的走路。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对着的那个并不是他父亲，而是十九叔，眼神还渗和着鼓动之类的意味。当然，这意味是年仅七岁的十九叔难以明懂的，他只是在多年后的某个下午回想起大伯这一瞬间的眼神才领悟到的。

如果这脚没事，你会沿着河流一直流浪下去？

对，一直漂下去，直到再也走不动的时候才停下来，建一幢长满长青藤的小屋。

为什么是长青藤，而不是牵牛花？牵牛花也会爬满屋子，而且，还会开紫色的花朵。

不，只种长青藤，从我们宗族出来的所有漂在外面的的人的家园都攀爬满长青藤。当你长大了，在外面闯荡的时候，如果遇上这么一幢屋子，那是我们自己人的家园，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村子很多人出去了吗？

很多，有的沿了这河流漂得更远，还有的或许是走到了河的尽头。祠堂大门前不是有两个石墩吗？

是呀，有两个石墩，两个都缺了个角。

对，那两个角，就是那些要出去闯荡世界的人敲下带走的，为了让子孙日后回来时可以凭那一角认回自己的故乡。村里凡是出去闯荡的都相约着无论去到哪，都要在新家里种上一株长青藤。

住在大伯家的那几天，十九叔满脑子都是一片蓬蓬勃勃的长青藤，这片长青藤，甚至长到了他七岁的梦里。

到了第五天，爷爷回家的愿望忽然变得强烈起来，他仍想坐着船划回去。大伯却极力反对，说回去就是逆流而上了，一老一少，更何况你还感染了风寒。

爷爷没了说话——这风寒确是越来越严重了，整个儿都困困乏乏的，就算像来时那样顺流而下，也未必能捱那么远的路程。

几乎是没得选择，十九叔和爷爷最终是坐车回来的。爷爷万般心痛地抛下了他亲手打造的那艘船。回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爷爷就撒手人间。

母亲自此认定了爷爷携带上十九叔去的那段旅程是一段很不吉祥的旅程。之前一早就有传闻说长青藤宗族里凡是出去的那些人都没有好结果，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更是坚定了她对那